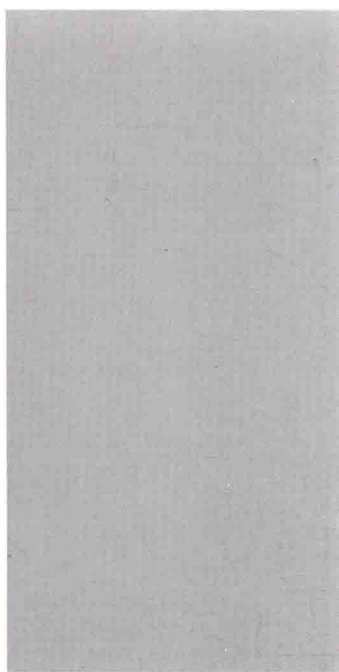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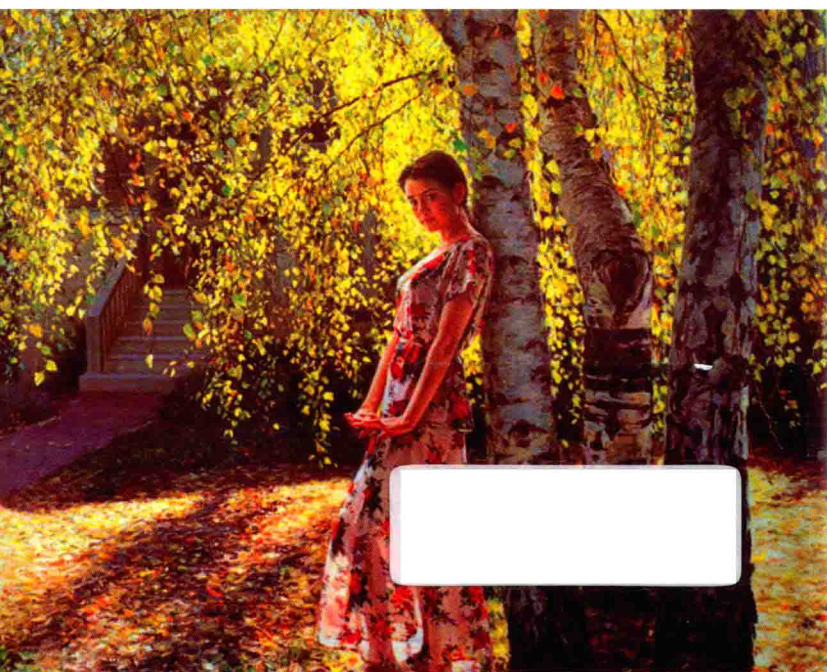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吕魁中短篇小说选

莫塔

吕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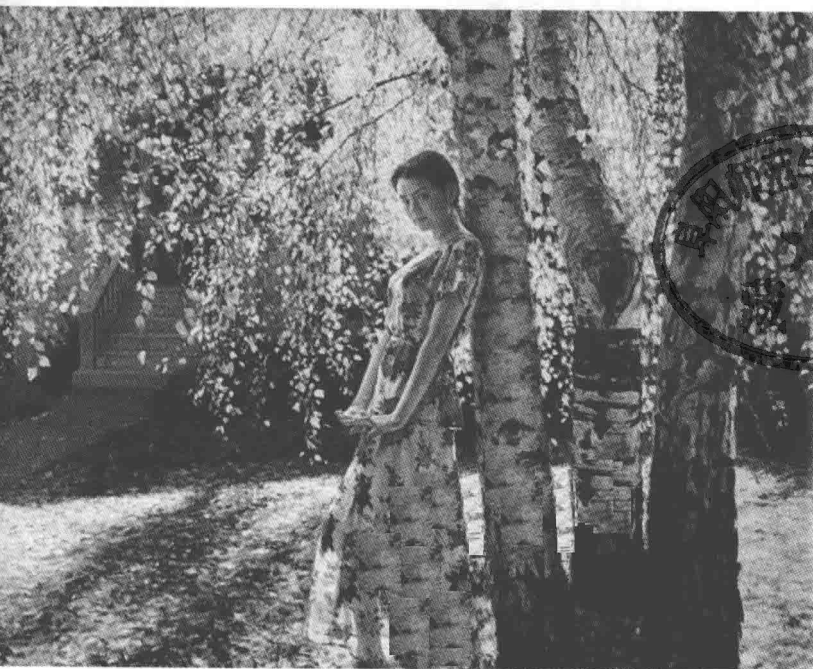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
民
精
品
文
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吕魁中短篇小说选

莫塔

吕魁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塔：吕魁中短篇小说选 / 吕魁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71-1868-8

I. ①莫…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0950 号

出 版 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 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封面设计：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2.5 印张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1868-8

目录

我们的女神 /1

所有的阳光扑向雪 /27

莫塔 /61

大城小爱 /108

托斯卡纳 /131

少年行 /150

我们的女神

1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十八岁之前我没去过南方，也不认得几个南方人。讲粤语的广东姑娘夏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南方姑娘。

初次遇见夏奈我并没和她搭上话。那天傍晚，我和舍友老李在食堂填饱肚子后，百无聊赖，绕着校园散步消食。快走到主教学楼前，老李忽然收住脚步，落日余晖中，他如同世界末日逃离至孤岛的难民望到大海中的诺亚方舟般，喜悦又不失虔诚地眺望远方。我抽着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不远处的林荫道上，四五个穿着清凉的姑娘，嬉笑打闹，一字排开，朝我们款款走来。

嘿，快看，女神，广东妹。

什么？我不解地问，眼睛却看向越走越近的姑娘。

广东妹啊，女神，广东妹。老李像个追星的小粉丝似的兴奋强调，喏，左起第二个就是我和老刘常跟你说的，我们共同的梦中女神，广东妹。

广东妹是我认识夏奈前她的代号。大学四年，我们宿舍除我之外五个南方人。他们五个人同一专业，同一饮食习惯，就连喜欢的姑娘也是同一个。差不多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晚洗漱熄灯后，无论当天卧谈的主题是什么，末了那五个南方人都会绕到那个被他们称为广东妹的同系女生。我对他们的谈话向来不感兴趣，尤其看不惯他们谈论广东妹时那一个个猥琐

下流的眼神。那场景像极了一帮靠走私家电，贩卖皮鞋发家的沿海土豪，聚在一起交换买春心得。就这样，久而久之南方佬们编造意淫出来的有关广东妹的种种细节强制性灌入我的脑海，想不记住都难。可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口中的广东妹到底是谁。直到那天，老李指着一个穿得像在海边度假的姑娘说她就是广东妹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夏奈的模样。

当时夏奈离我至少有五十米，近视又逞强不戴眼镜的我自然无法看清传说中的广东妹究竟有多美。一旁的老李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作皇帝不急太监急，他上蹿下跳，拼命给我补充解释，生怕我错过。

就那个啊，绑个马尾辫，白T恤，黑热裤，穿夹角拖鞋，大长腿的那个就是广东妹。不是那个，那他妈是我们班熊嫂，小腿比我大腿还粗。你往边上看，熊嫂右手数第三个，看到没，那才是女神广东妹。老李话音未落，那群女生已走至我面前。我手做单筒望远镜状逐一扫描，久闻大名，不见真身的广东妹走进我的视线。

我对夏奈的第一印象可以说是没有印象。她“清汤挂面”，素面朝天，脸上还有几个勉强能称得上是可爱的小雀斑。说真的，她也就是个高腿长人显瘦，五官只能算是标志，称不上惊艳。当然，上妆另算。

夏奈与我行至平行，擦肩而过时，一股好闻的香气犹如盛夏绽放的荷花，清风自来。我瞟了眼夏奈的背影，回过头对老李说，行了，我算知道你们这帮南方佬的口味，不是，品味了。

怎么样，极品吧，一见钟情，深陷不能自拔了吧？老李梦呓般喃喃自语，说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潜台词。姑娘们似乎察觉出我们这俩流氓在议论她们，步伐明显加快，影子被夕阳拉得斜长。

想听真话假话？

半真不假的话。

条儿七，盘儿六，腿不错加一分，总的来说也就七分，不能再多了。我灭掉烟蒂，低头又续上一支，眯着眼总结道，这样的妹子搁隔壁理工大学没准会是万人迷，千人追的校花，而在咱们这出过亚洲小姐，以频出漂亮姑娘为招生亮点的学校来说，她也就是一稍有几分姿色的长腿妹，充其量也就是一系花，还得是在你们那种狼多肉少的法学院才排得上。

你大爷的，你丫看到的是广东妹吗？老李急得学起北京话为他心目中的女神辩护。

不开玩笑，真心一般，远没外语学院的大胸妹 Jenny 迷人。我装模作样，像选秀节目中的毒舌评委一样点评道，这姑娘除了肤色不黑外，典型的瘦高岭南渔家小妹。哎，我拍了拍仍在目送广东妹，脖子都快扭断的老李问，她有真名吗？

普通话不标准的老李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她叫夏奈。我错听成小奶，一时没忍住，笑出声说，挺货真价实，人如其名的。

后来，夏奈成了我为数不多交心不换命的异性好友，有次在工体某酒吧，微醺的我借着酒劲，腆个脸对已是高级白领的夏奈说，老夏，这些年来我特想知道，你说你长这么漂亮，多才多艺，会赚钱又有生活情趣，活得这么完美，你累不累啊？

夏奈早对我的贫嘴免疫。她喝了口不加冰的 Mojito（莫吉托，一种传统的古巴鸡尾酒），斜我一眼，操着我特别爱听的广普说，得了吧，鬼才信，你的好兄弟老李早就揭发过你，说你第一次见到我时对我的外表大肆抨击，恶意诋毁，说我没外院的 Jenny 漂亮，还说我是小奶。我要是小奶，说着夏奈下意识挺了挺胸，那些 A、B 罩杯的女生该多自卑。

不是，老李的话你哪能信啊，他明摆的是在你那儿造谣中伤我，好让你对我反感讨厌，继而少我这么一个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我要无赖诡辩，你想啊，外院的 Jenny 哪有你高端、洋气、上档次。就她那胸大无脑，要气质没气质，要内涵零内涵，弯腰能把自个肚子戳个洞的锥子脸，哪儿能和时而温柔婉约，时而活力动感，古典美与现代感融合的你相提并论呢。她也就只配嫁给那山西煤老板。

夏奈只手撑着下巴，用吸管搅着杯子中的酒，短发自然垂落，遮住半张侧脸。看得出她被我夸得挺开心，刻意紧绷的嘴角不经意间微微上翘，露出一抹浅笑。

看到她笑了，我更加来劲，压低嗓门，煞有介事地对她说，既然说到初次相遇，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夏奈很配合地接过话，歪着头似笑非笑，等着瞧我还能有什么新花招。

我看见了光，万丈光芒。当老李把你指给我看的那一秒，时间静止，我仿佛置身于静谧深海，整个世界安静至极。你别笑，我认真的，当时你身边的人及万物如同气球升空、冰雪融化，那一瞬间，我的眼里有且只有你一人。你在一道道金色光线的簇拥下冲我徐徐走来，当你经过我身旁，我顿时有在佛门圣地才能体会到的如沐春风之感。可惜我是个无神论者，你说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虔诚修行数年，有朝一日善行感化诸神，有幸见到上帝显灵，菩萨下凡，大概也就和我当初遇见你的场景差不多吧。

不贫能死吗？夏奈彻底绷不住了，她不顾形象放肆大笑，香奈儿耳环随着颤抖的双肩摇摆。

真没有贫，句句肺腑。我故作深沉，一脸真诚，现在回想起来我眼前都能浮现出那一天你闪闪发光的女神范儿。那歌怎么唱来着？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夏奈被我逗得爽到爆，她正要开口，我抢先一步说，容我再多问一句，难道一直以来就没人说你很像港片《伊莎贝拉》里的梁洛施吗？这部电影我看过好几遍，每次看到穿热裤，趿拉着夹脚拖，眼睛雾蒙蒙的梁洛施穿行在澳门炎炎夏日的葡式建筑风格的里弄中，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起你……

收，收，收，赶紧收。夏奈比画着停止的手势，就此打住，贫的差不多得了，你好意思往下说，我都不好意思继续听了。你这些花言巧语小伎俩在我这不管用，你省省，留着骗那些涉世未深的九零后小女生吧。

我欲辩解，夏奈完全不给我机会，她喝了一口酒，笑盈盈地说，不过你说我像梁洛施我倒是挺开心的，我要真能像她那么漂亮好命，嫁给李泽楷就好了。我也不用为了赚钱，每天拼死拼活，夜夜加班失眠到天明。嗯，你这么一说，仔细看，你也有点像《伊莎贝拉》里的港星杜汶泽。

你看你，又美化我不是？说完，我与夏奈碰杯，一起笑。

2

初遇夏奈是夏末秋初，真正和她搭上话，也就是她知道我是谁已是瑟瑟深冬。在此期间，说不清为什么，三不五时我就能在偌大的校园里碰见她。

每次见到夏奈，她的造型都不尽相同。印象深刻的是秋天的一个午后，她穿着一身 OL 范儿十足的黑色职业套装，自信、干练的向来往的同学们发送辩论队招新的宣传单。我碰巧下课路过，一时闲得没事，于是叼着根烟，混迹在人群中，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至少有我两个那么壮的男生激情澎湃地介绍着棒球社的历史荣誉，一边真有心却装作无意地偷瞄不远处光彩熠熠的夏奈。

很快，我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同时也算见识到了夏奈的超强魅力。那与其说是发，不如说是抢，五分钟不到，夏奈手上厚厚一沓宣传单就被头发蓬乱的眼镜宅男们哄抢一空。更夸张的是，竟然有几个笑容淫邪的男生，直接掏出手机，像拍车模似的从各个角度疯狂拍摄夏奈。而夏奈不但生气躲避，反而大方的摆着 pose，时而卖萌时而耍酷，像是早已习惯且乐在其中。

渐渐我发现，原来是我一开始审美出现了偏差，全校奉夏奈为女神的远不只我们宿舍那五个南方人。她的粉丝团规模极其庞大，上至研三，下至大一，囊括各个院系。就连外校都有男生慕名而来只为了亲眼见到她。和多数“奶粉”（夏奈粉丝昵称）相比，老李无疑是幸运的，只要他不翘课，基本上每天都能见到夏奈女神。运气好时，甚至能坐到女神旁边。尽管这样，自诩为夏奈头号粉丝的老李仍不满足，他每天以三餐的频率刷新夏奈的新浪博客、人人网页面，盼望着她能时时更新，最好多上传几张或清纯或性感的自拍照片。可惜夏奈并不像多数漂亮姑娘那样，善于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她不热衷上传名牌包、奢侈大餐、星级酒店之类的炫富照，很少在线，偶尔更新也无非是在状态栏内公告辩论队的近况或她所在乐队的演出信息。即便如此，夏奈相册里仅有的几张演出及辩论赛现场抓拍的照片，每一张点击率都破万，近千条留言一水均为男生们的夸奖赞美，嘘寒问暖。

舍友老刘二十一岁生日恰逢那一年的平安夜，老爸是房地产商的富二代老刘请他们全班吃饭。我虽然和他不同专业，但身为他舍友兼下铺自然也在邀请之列。那晚我先是去机场送别一赴美深造的高中同学，等赶回市内得知生日宴结束，大队人马已转战雍和宫旁边的钱柜 KTV 唱歌。当我匆匆忙忙跑进包间时，一伙人已喝得七荤八素，云山雾罩。看我推门进来，

以老李为首的南方帮像磕了药似的兴奋起哄，怂恿我这个迟到者自罚一瓶。我扫了眼满坑满谷的酒瓶问老李，你们喝多少了？脸泛红光的老李并没回答我，而是cosplay古装电视剧中姿态扭捏的楼女子，细声细气，醉眼迷离地用手指戳了下我胸口，欲拒还迎地说，死鬼，你怎么才来啊，想死人家了。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老李这惟妙惟肖的反串调动起来，尖叫声、口哨声不绝于耳。

你他妈喝多了吧。我尴尬笑着，试图推开趴在我肩上一身酒气的老李，但根本推不动。受到鼓舞的老李反而抱我抱得更加起劲变态了。寿星老刘也上前凑热闹，非逼我把刚开瓶还冒冷气的啤酒喝掉，否则就是折他面子。主人开口，我实在没了退路，只好一手举起酒瓶，一手甩开眼看就要吐了的老李，深吸一口气，仰脖对瓶吹。

在节奏劲爆的舞曲伴奏下，我像二人转杂耍演员般略显吃力地表演完“空口吹瓶”这个江湖上失传许久的余兴节目。当看到我把瓶口朝下，一滴未洒时，老刘龙颜大悦，鼓掌叫好。我打着急促的酒隔，顺势一脚踢开要求我再来一瓶的老李，拿手背擦抹嘴角啤酒沫。这时，穿过人群缝隙，我看到坐在沙发中央，一袭黑衣的夏奈。她手捂着嘴，与我对视，笑的矜持。

唱至凌晨，已有个别不胜酒力的人倒头睡去。我边喝饮料边忍受着南方帮成员的鬼哭狼嚎。那帮孙子净挑县城洗头房才会播放的口水歌唱。歌曲恶俗不说，歌声比歌曲更恶俗，要不是兄弟一场，碍于情面，我真想夺门而出，躲个清静。

不喝酒也不唱歌的我越坐越无聊，我催促身旁一我认识的女生别再玩手机了，赶紧唱歌，好洗洗我那已被老李他们唱脏了的耳朵。那女生无奈，说她们点了近一百首歌，但碍于老刘过生日不好意思切他的歌，只好坐在一旁强忍着等他咆哮完。我没有姑娘们的忍耐力，勉强撑了两首，还是受不住魔音穿脑，推门出去走了趟肾，在走廊里抽了根烟，磨蹭给一个女网友了几条调情短信，再折回包房时，谢天谢地，唱歌的终于换成女生。

由于男的人均六瓶，再加上女生唱的都是慢板哀怨苦情歌，催眠效果奇佳，几曲唱下来，刚才闹得最欢的那几个都沉沉睡去。轮到夏奈唱时，睁眼的人含我在内不超过六个。

夏奈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听众，她坐在舞池中央的旋转椅上，一束亮光不偏不倚照射在她身上，温暖柔和。夏奈安静且很用情的一首接一首唱着，她唱得多是我从未听过的粤语歌，不认真看字幕根本不知道她唱的什么意思。坦白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唱粤语歌的夏奈。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韵味十足的咬字一度让我恍惚究竟身在北京朝阳还是香港尖沙咀。更奇怪的是，微醺的我闭上眼睛聆听夏奈的美妙歌声，年少时在录像厅看过的经典港片一直在我脑海中交替上演：一会儿是《甜蜜蜜》中的阿豹对李翘说：“傻丫头，回去泡个热水澡，睡个好觉，明天早上起来，满街都是男人，个个都比豹哥好。”一会儿又是《无间道》里刘德华和梁朝伟并排坐在一起，“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夏奈的歌声如同一位剪辑大师，将这些片段剪辑成一部全新的电影在我眼前静静上演。

那天晚上，夏奈唱的最后一首歌是林忆莲的《失踪》。这歌我听过国语版，而她却是用粤语演唱，直到副歌部分才换成国语。第一个音符响起，我就彻底陶醉在夏奈的歌声中，尾音落下时，我感动得鸡皮疙瘩落了一地。这对自誉为流行歌曲活字典的我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回头想想，《失踪》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就是这些年夏奈的写照。这更像是一种宿命，夏奈唱着别人的歌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

一曲唱毕，夏奈幽幽地用粤语说，多谢大家。怎么说我也看过刘德华、梅艳芳等港星在红磡的演唱会实况视频，所以“多谢大家”这句粤语我还是听得懂的。也就是这句“多谢大家”让我对夏奈的好感瞬间倍增。心想，这么多人唱歌，唱完说谢谢的有且只有她一人，这姑娘挺有礼貌。如果夏奈能再多说几句，比如说，“多谢大家来听我的演唱会，我很开心，也很激动，谢谢你们，我爱你们，Thank you ……”要是同时她眼眶能泛着泪光，说着说着最好再哽咽语塞，那真会让我产生身处红磡看某港星告别演唱会的错觉。

夏奈当然没这样说，不过这也不重要，只凭她唱的那几首粤语歌，仅在我个人心中，她已是天后级别。我由衷地拍手叫好，真情的过于流露惊

着了已回座喝热茶的夏奈，她在沙发的另一端冲我含笑点头算是回应。靠在我身上熟睡的老李也被我这一嗓子惊醒，他睡眼迷蒙地问我，夏奈唱歌没？我说，刚唱完，这不正鼓掌呢。妈的，又白来一趟，老李懊悔地撇了撇嘴，喝酒真他妈误事。说完翻身睡去，很快呼声震天。

折腾到后半夜，环视四周，我才发现醒着的男生有且只有我一个。反观女生反而越唱越起劲，估计是前半段太压抑了，她们或相拥合唱，或两两PK，甚至不乏载歌载舞。我在接连听了五首王菲、四首张惠妹、三首孙燕姿的流行金曲后，阵阵饿意袭来，起身去大厅取夜宵，略显空荡的等候区内，我一眼就看到正在排队等煲仔饭的夏奈。她碰巧回头，也看到了我。她仍是那么客气地朝我微笑点头。我还她笑容，抱着歌迷的心态主动上前搭讪。

你歌唱得真不错。我说，催人泪下。

这是夸我吗？夏奈仰起头笑，这也是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的歌唱的，她本该是想出于礼貌客套回敬我，可是一晚上我压根就没开过口。夏奈改口说，你还没唱歌吧？你怎么不唱歌呢？

你都唱成天籁了我怎么好意思献丑呢，我往盘子里夹了勺牛肉炒粉，早就听老李他们都说你歌唱得特别好，还说你来年会报名参加快乐女生。今天我是以来给老刘庆生为幌子，特地慕名而来听你唱歌的，果然名不虚传。

夏奈依旧笑得矜持，看来是不讨厌我，于是我更加胆大不要脸了。

那什么，我能提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吗？

夏奈用眼神问我什么要求。我假正经地说，可以麻烦你签名留念吗？改明你要参加选秀真火了，成张靓颖第二了，我好拿着和你的合照与签名去跟人四处显摆。

好啊，签哪里，笔呢？夏奈伸手做索笔状，这始料未及的大方反而搞得我一时语塞，干笑挠头。

喏，可不是我要大牌不签啊。夏奈摊手耸肩，浓密的睫毛一闪一闪，无辜又不失调皮。

我正想词接她的话接茬贫下去，夏奈的煲仔饭做好了，我和她各端一托盘吃的往回走。

你们晚饭没少喝吧。我边走边问。

嗯，他们男生喝了很多，有几个都吐了。

活他妈该，喝死那帮孙子最好。我像是有阶级仇、民族恨般咬牙切齿说，这只不过是我们兄弟间的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而夏奈却被我这么一说惊着了。她不再说话，刻意和我保持了几步距离，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和她熟到可以粗鲁，于是清了清嗓子，迅速恢复先前那十分做作的男低音，关切地问，你喝了几瓶，看样子你没什么事，酒量一定不小。

你说我吗？夏奈摇头，我没喝，我不喝酒，我只喝茶。

哦，怪不得你嗓子保护得这么好，黄莺出谷似的。我随口说的话却逗得夏奈把托盘里的茶水都洒了出来。

你是刘流的朋友吧？不再笑的夏奈问我。

你说老刘？我睡他下铺。

哦，夏奈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又不作声。

我们沉默，并肩前行，还没等我想好新的话题，就走到了包间门口。进屋后我和夏奈又恢复先前的状态，各自坐在沙发一端，她吃她的煲仔饭，我吃我的炒河粉，共同受着至少有两百斤的熊嫂演唱的《马德里不思议》。

之后夏奈就抱着靠垫陷在沙发里不停地发短信，间或接过话筒唱上几句。我很好奇这么晚了她在跟谁聊。好奇的同时我借着忽明忽暗的灯光远观她。嗯，长的是还行，或许因为光线太暧昧，或许是我喝了点酒，总之此时的夏奈比我初见时要好看得多。她的五官小巧精致，组合在一起就是张标致的岭南美人的脸庞。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化妆，但我确定即使她化了妆也很清新淡雅。尤其是她唱粤语歌时陶醉其中的神情，那孤独的气场强大到另我黯然神伤。我上一次有这样的感受还是20世纪末在工体听王菲的世界巡演，当菲姐清唱“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时，不光是我，是人都在菲姐的歌声中崩溃，个个痛哭流涕，集体黯然神伤。

天光微亮，大伙逐一睡醒，意兴阑珊收拾东西准备撤退。我在走廊抽烟碰到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夏奈。

抽烟吗？我递烟盒给她，夏奈摆手，我以为她不抽，谁知她从大衣兜里掏出一盒七星，接过我的打火机点着，熟练地吞吐烟雾。

其实相对喝酒来说，抽烟更伤嗓子。我说得小心翼翼。

我知道啊，陆陆续续也戒过几次，可我就是戒不了。她无所谓地笑了笑，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没有，要有我自个早戒了。我晃了晃指缝中夹的烟。

那就不要戒了，夏奈勉励似的说，他们都说吸烟有害健康，有害就有害吧，大不了死得早呗。说完她轻轻一笑。

还不知道你名字呢。我明知故问。

夏奈，夏天的夏，奈何天的奈。

好名字，真好听，够诗情画意的。我一脸真诚，夏奈，后面再跟一“儿”字，你就是世界知名奢侈品香奈儿。

我认为我这句话还算好笑，可夏奈只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你是第一千八百三十四个人用香奈儿调侃我名字的人。

我一愣，继而讪笑，夏奈就这样轻易地把我归纳到她那集团军般的追求者队伍中。没准老李、老刘这俩南方小处男都这样不要脸地说过。

那一千多位都是和我一样心怀不轨找你套磁的好色之徒吗？

陶瓷？

套磁，就是主动勾搭你，没话找话，

夏奈似懂非懂，她灭掉烟蒂，披上大衣，对着墙上的镜面整理头发。

你呢，怎么称呼？

我告诉夏奈我的名字，她哦了一声，那你也是知名奢侈品，夏奈用戴着戒圈的手指指向我，路易·威登。

那一刻我身上除了鞋是耐克，其余都是动物园淘的地摊货，更别说路易·威登了。不等我追问，夏奈主动解释，你看，你姓吕，吕的拼音 LV，不就是路易·威登嘛。

她古灵精怪的解释超出了我的智力范围。我不知是该赞美她的聪明还是欣赏她的幽默感。

你可是第一个知道我这个小秘密的，也希望你是最后一个。我冲着她离去的背影喊到。

怎么，一只脚已踏进电梯的夏奈忽然转过身，难道你要杀人灭口啊。电梯门合住的那一瞬间，我记住了夏奈吐舌眨眼、得意扬扬的样子。

我就这样认识并喜欢上了她。

老李说，女神之所以是女神，就因为她和我等凡夫俗子间有马利亚纳海沟般深壑的距离。凭借这遥不可及的距离，女神所营造出的神秘感让你看得见，够不着，你才会对她有各种美好的想象，俗称意淫。老李话糙理不糙，仔细想想，我和夏奈刚认识还不算熟的那一两年，除了偶尔能在饭局上或KTV里见一面，多数是在QQ、MSN上彼此以香奈儿和路易·威登互相戏称，瞎贫几句，聊些无实质性内容的话题。

大学那几年，夏奈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唱歌和谈恋爱，并且她把这两爱好发挥到极致。据说夏奈还在广东老家读高中时已是当地酒吧圈小有名气的驻场歌手。每周末唱两次，每次唱五六首歌，一个月下来赚的钱不但足够生活费，还有余钱买自己想听的唱片。高中时期，天资聪颖的夏奈跟乐队老师学得一手好琴。十八岁那年秋天，夏奈背着吉他和一箱换洗衣服只身从南方海边来到首都北京。大一还没读完，夏奈就将校园十大歌手的冠军轻松收入囊中，一跃成为校园风云人物。

大二伊始，厌倦了唱《遇见》《我要我们在一起》的夏奈不再参加校内各大歌手比赛，转而找了外语系两个精通乐器的女生，组了个名为“薄荷”的女子摇滚乐队。夏奈理所当然地成为乐队的主唱兼主音吉他手。薄荷乐队的歌曲绝大多数出自夏奈之手，成立不到一年，薄荷乐队在京城高校间小有名气，也聚集了一批粉丝，甚至在某红茶饮料举办的大学原创摇滚乐队比赛中获得“最具潜力”的称号。我在豆瓣网上听过薄荷乐队的歌，早期是典型的 pop punk（流行朋克），中期变成 Indie rock（独立摇滚），后期又走陈绮贞那种甜腻的小清新风。薄荷乐队曲风飘忽不定，乐队成员也频繁更换，唯一不变的是主唱夏奈以及她出众的音乐才华。她有些歌词写得挺有意境，我至今还记得一句“打马而过青春的荒芜，你给的爱像海洋般孤独”。

大三下学期，组团两年，在“MAO”“13CLUB”等京城著名摇滚俱乐部没有过一场正式专场演出，更没出过专辑的薄荷乐队因乐队成员找工作、考研等现实原因被迫解散。夏奈并没为此伤心难过，也没像多数同龄人那

样发愁未来。她在大学，也是人生最后一个暑假背起吉他，回到她熟悉的南方，参加快乐女生海选。我是通过她的人人网页面知道她顺利晋级广州赛区五十强的。我发短信恭喜她，隔了一天夏奈才回复说，排练很累，不过见了很多老友，也吃上了朝思暮想的蒸肠粉和姜撞奶，特别幸福。我祝她早日进入全国十强。她说谢谢你的祝福，不过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我开心地唱，尽情享受比赛，能不能走得更远就看运气喽。

夏奈被淘汰的那天我和老李等一群驴友刚爬四姑娘山下来。在川西县城的一家小饭馆的电视前，无意间我看到夏奈在唱歌。她长发披肩，穿着印有 I love Guangzhou 的大 T 恤，抱着那把跟随她多年的木吉他，静若止水般坐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唱自己写的歌而是改唱许巍的经典作品《蓝莲花》。这首歌我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口、公交站听过数十位流浪歌手用不同口音翻唱的各种版本。而女生版，尤其是夏奈的版本我倒是第一次听。

夏奈轻拨琴弦，低吟浅唱。许巍版清澈高远，洒脱不羁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被夏奈演绎成为宁静恬淡，韵味悠长的民谣。尽管高音唱的有点儿飘，但总的来说发挥正常。我以为夏奈晋级肯定没跑了，不曾想评委甲说，你的声音很动听，像没雕饰的璞玉、未打磨的钻石，不过遗憾的是你今天选错了歌，更选错了演唱方式。评委乙说，你的美貌掩盖了你的才华。听到这儿我内心一颤，心想，得，夏奈没戏了。果然，她止步于二十强，输给了一个唱功不如她，但胸却是她两倍大的嗲声女。追光灯下，所有被淘汰的选手只有夏奈一人是笑着说完离别感言的。她说，真正有实力的歌手不在乎时光流逝，容颜衰老。总有一天你我都会老去，可我还是会静静地唱，希望到那个时候，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唱歌，就足够了。

身旁的老李边喝酒边信誓旦旦说这里面一定有鬼，夏奈绝对被黑了。我懒得搭理他，想发短信对夏奈说，等有天你老得都坐着摇椅慢慢摇了，哥们儿仍是你的忠实粉丝。转念一想这样说会不会过于直接暧昧。我攥着手机来回踱步，删了写，写了又删，最后还是发了一堆以安慰为主、鼓励为辅，即矫情又虚伪的场面话。没过半小时夏奈就打电话过来，晕，拜托，大哥你看的是重播。三天前我就被淘汰了，现在正在和朋友们吃夜宵，后

天我就回北京，不再胡混瞎唱歌了，我要和大伙一样，去找工作，去奋斗，去赚钱，为了能环游世界，吃遍各国美食而做个积极向上的快乐小白领。

和老李单纯肤浅喜欢夏奈的外貌和美腿相比，我最欣赏也最敬佩的是夏奈的独立、坚强。她说不再唱歌，就再也没有去选秀、组乐团。她说要找工作，转身就去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实习，月薪半万。夏奈对待感情亦如此，她的每段恋爱都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我在夏奈那里听到的和看到的爱情故事都够写一部长篇小说，她那一段段感情中的精彩细节，随便凑一凑写出来就能轻松PK掉国内一批网络青春纯爱小说。仅我知道的，她交往过的对象少说也能组个篮球队。从个性十足、穷困潦倒的地下摇滚歌手，到富得恨不得向全世界人民宣布自个姓钱的土豪富二代；从浪迹天涯，永远在路上流浪的旅游杂志专栏写手，到沉默不多话，笑起来却像港星古天乐的泰国菜厨师，可谓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夏奈能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能为记错她的生日和相恋两年的男友分手。我从没见过夏奈为爱流过泪，倒是见到过她某任男友手捧一大束玫瑰花站在她宿舍楼下，低声下气求她回心转意……

我不止一次酒后吐真言对夏奈说，老夏，这世上有收藏古画古玉的，有收藏邮票小人书的，你是要把十二星座的男人都集齐了才心甘情愿地嫁人吗？

夏奈说，爱上一个陌生人就像听一首他人唱的歌曲，都能体会另一种人生。

那好吧，我说，祝你体会各种人生时不受到伤害。

夏奈笑，我十七岁初恋后就明白两个道理，第一，男人永远靠不住。第二，只要恋爱就注定要受伤害，只是内伤外伤的问题。

那你大可不必飞蛾扑火，心身俱伤。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比恋爱更加美好，比如理想、追求、事业等。通俗却很实际地说那就是赚钱，赚许多钱，赚能好吃懒做，逸享天年的钱。

夏奈摆摆手，钱有的是时间去赚，而能用来恋爱的美好时光也只有三十岁前的那几年。

每当谈到感情问题，夏奈理智得好像情感专家。我总在一旁使尽浑身解数，插科打诨，逗她开心。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觑着脸说，女神，什